

美国反恐战略的调整 及其对南亚地区的影响

杜幼康[※]

目次

- | | |
|------------------|----------------------|
| 一、奥巴马政府对反恐战略的调整 | (二) 迎合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需要 |
| (一) 重新定位 | (三) 缓解国内政治与经济压力 |
| (二) 澄清概念 | (四) 改善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
| (三) 明确反恐对象 | (五) 充分发挥“软实力”在反恐中的作用 |
| (四) 铲除恐怖主义源头 | |
| (五) 丰富手段 | |
| 二、美国调整反恐战略的原因 | 三、美国调整反恐战略对南亚地区产生的影响 |
| (一) 扭转反恐战场上的不利态势 | |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重新审视和评估了美国的反恐战略，前后对其作出多次重要调整。美国调整其反恐战略既是为了应对地区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挑战，也有缓解国内压力的因素。总体看，美国对其反恐战略的调整对南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奥巴马政府对反恐战略的调整

奥巴马在大选获胜、尚未入主白宫前，即委派当选副总统拜登以参院外委会主席身份率国会代表团协会访问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全面了解反恐真实情况，对美国的反恐进行战略评估。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根据美国对外战略和国内政治的需要以及反恐形势的发展变化，迄今已对美国反恐战略进行了三次较大的重要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针对奥巴马政府所认定的反恐重点地区——南亚。2009年3月，奥巴马总统正式宣布美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明确指出这一战略的总目标是“挫败、瓦解并战胜‘基地’组织及其极端主义同伙”，以确保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¹这一战略之“新”主要在于：一是视南亚为反恐战争的“中心战场”，美国将逐步从伊拉克撤军，向南亚反恐投入更多兵力和其他资源，实现反恐重心东移。二是明确将巴基斯坦纳入新战略框架，强调美国将统筹处理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三是重视运用综合手

[※] 作者为复旦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¹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Washinton D.C., March 27, 2009.

段，在加强军事行动的同时，扩大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支持和援助；四是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致力于加强国际组织和集体行动”，与联合国共同筹建一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联络小组”，其成员除美国的北约盟国及其他合作伙伴外，还将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以及中亚、海湾国家。²为了推进“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奥巴马总统除留任国防部长盖茨外，还任命了外交调解经验丰富的霍尔布鲁克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征调了曾担任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麦克里斯特尔出任驻阿美军和北约联军最高指挥官，并决定向阿富汗增派美军，同时敦促其北约盟国等增加相应驻阿兵力。此后，尽管美国调兵遣将，并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大幅加大投入，但“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一直成效不彰，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数次对其进行修改和补充。

奥巴马政府对反恐战略第二次的调整具有全面、系统的特点。2009年8月，在“9·11”发生八周年之前，美国总统国土安全与反恐高级顾问布伦南全面阐述了奥巴马的反恐“新思维和新方针”，标志着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略基本成型。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新定位

“9·11”后，美国实施以反恐为核心的安全、外交战略，其国家安全战略等报告中，反恐都占了3/4以上的篇幅。因此，当时美国的安全战略就是反恐战略，反恐战略的走向决定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走向。布伦南则指出，打击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的斗争应回归正确和恰当的位置：不再以反恐扭曲美国整个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不再以是否反恐看待盟国和其他国家，不再把外交事务中，如对外援助、发展、促进民主等，都简单地作为反恐斗争的延伸，而是将反恐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和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³

（二）澄清概念

一是放弃“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布伦南表示，美国政府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其反恐策略，不再提“全球反恐战争”，因“恐怖主义”只是一种策略，即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混淆目的和手段，会有本末倒置的风险；而“全球战争”会误导人们认为美国以某种方式在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冲突，反而提升了“基地”组织所谋求的全球性地位和形象。二是明确反恐不是针对“圣战者”的斗争。布伦南认为，“圣战”意指净化自己，或为道德目标而进行神圣斗争，因而不能认同恐怖分子自称为“圣战者”。否则，无异给予这些杀人犯以其拼命谋求但绝不应当得的宗教合法性，还可能会更加让人认为，美国以某种方式在与伊斯兰教本身进行战争，而“美国决不也永远不会与伊斯兰教进行战争”。⁴

（三）明确反恐对象

布伦南认为，“恐怖主义”是指那些对美国安全和利益直接造成威胁的组织、活动

²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Strategy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Washinton D.C., March 27, 2009.

³ John O. Brennan, "A New Approach to Safeguarding America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ugust 6, 2009.

⁴ John O. Brennan, "A New Approach to Safeguarding America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ugust 6, 2009.

和事件等，而不是将所有反美的言论、情绪、政治主张等，都叫“恐怖主义”，以免反恐盲目扩大化，直接产生负面影响。经过美国和国际社会多年打击，“基地”组织虽遭重创，也越来越难筹集资金和策划恐怖袭击，但攻击美国及其在世界各地利益的意图犹在。再度袭击美国本土，仍是“基地”组织领导人的要务。因此，“基地”组织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将重点打击该组织及其同伙。⁵

（四）铲除恐怖主义源头

布伦南提出，要更广泛、更准确地了解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索马里和也门等国助长暴力极端主义的原因和条件，以及将那么多人推上暴力之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他认为，当儿童没有接受教育的希望，当青年人没有工作的希望并感到与现代世界相脱离，当政府不能满足本国人民基本需要，那么人们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主张暴力和毁灭的意识形态影响。他强调，要认识到解决这些源头因素，最终不是靠军事行动，而是靠发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以满足普通百姓的基本需要，解决其合理诉求。⁶

（五）丰富手段

布伦南表示，在反恐斗争中，除动用军事、情报机构力量外，还要善加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道义力量等，给有关地区和国家民众提供机会和希望。例如，在阿富汗，与阿政府合作，消除腐败，改善基本服务，建立并非由毒品主导的经济；在巴基斯坦，每年向巴人民提供15亿美元，用于教育、卫生保健和基础设施，以及建设边境地区的“机会区”。同时，美国仍将坚持正义、自由、尊严和法治的价值，使人们希望与美国合作，其他国家政府希望与美国结为伙伴。⁷

奥巴马政府对反恐战略的第三次调整是使其完善并有所发展。2011年6月，美国政府公布“国家反恐战略”，阐述了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反恐指导原则、主要目标、重点关注地区等，并将反恐重心定位在“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和美国利益”、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追随者以及防止本土恐怖分子威胁国土安全上。根据这份由白宫公布的战略，美国反恐的打击目标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追随者，因其对美国构成了最重大的直接威胁；二是美国本土生土长的恐怖分子，这是美国今后反恐的打击重点；三是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与组织，因其对美国也构成了安全威胁。⁸这一战略标志着美国首次将本土视为反恐斗争的“主要战场”。其反恐具体举措和手段是：通过提升和加强防护措施，减少国土安全的薄弱环节；在全球各地打击“基地”组织，其中包括重创其领导层的能力，清除其在各地的“庇护港”，切断其经济来源、后勤支持及网上联络，反击其意识形态宣传，以及确保其不会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⁹

⁵ John O. Brennan, "A New Approach to Safeguarding America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ugust 6, 2009.

⁶ John O. Brennan, "A New Approach to Safeguarding America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ugust 6, 2009.

⁷ John O. Brennan, "A New Approach to Safeguarding American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August 6, 2009.

⁸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terrorism", Washington, DC, June 2011.

⁹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terrorism", Washington, DC, June 2011.

除了上述三次较大的重要调整外，奥巴马政府还在具体实施反恐战略过程中不断予以修改、补充和完善。例如，在推行“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中，奥巴马于2009年12月在西点军校发表了题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取得进展的途径”的讲话。其核心内容是立即开始向阿富汗增兵3万人，并许诺在18个月之后，即2010年7月起，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其增兵的目的是集中力量打击塔利班的气焰，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以增强其实力，同时保障阿富汗主要人口聚集地的安全；宣布撤军时间表，则是为美国将安全责任转交给阿富汗创造条件，使美军“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离开阿富汗”。¹⁰此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又于2010年1月公布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稳定战略》，以补充和完善前述“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其重点是对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民事援助进行纲领性规划，旨在通过加大对阿巴两国长期民事援助力度，支持两国政府应对境内的极端主义威胁。¹¹到了2010年11月，奥巴马在参加北约里斯本峰会期间更明确表示，从2011年7月起，美军和北约联军逐渐将维持阿富汗治安的责任移交给阿政府方面，并在2014年底前完成移交工作。此后，美国将大大减少在阿富汗的存在，并确保美军不再从事作战行动，而是发挥培训和指导阿富汗军警等支持作用。¹²至此，奥巴马政府的“退场战略”（exit strategy）渐具雏形。

二、美国调整反恐战略的原因

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反恐战略的一再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在所谓“反恐战争”中的尴尬处境，也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现实需要，还折射出美国国内政治的作用和影响。

（一）扭转反恐战场上的不利态势

奥巴马政府上台时，反恐形势不断恶化，南亚地区甚至“越反越恐”：“基地”组织仍加紧策划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阿富汗塔利班则卷土重来，南亚恐怖分子成为对美国“最严重的威胁”。奥巴马政府认为，其前任布什政府错误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耗费了过多军事和外交资源，导致美国脱离了阿富汗反恐主战场。为此，奥巴马政府决定结束伊拉克战争，将反恐重心转向南亚。但到了2009年8月底，随着阿富汗局势继续恶化，麦克里斯特尔和其他高级将领公开要求美国再向阿富汗增派4万兵力。他在向国防部长盖茨提交的报告中发出警告，鉴于当前阿富汗局势，如果没有更多兵力增援，美国将赢不了这场战争；而在未来12个月内，如未能掌握阿富汗战场的主动，扭转叛乱势力的蔓延势头，美国可能面临不再能打败恐怖分子这一结局的风险。¹³对此，奥巴马政府数次大举增兵，使美军在阿兵力达到10万之上，寄希望以强大军力，严厉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有生力量，至少要在阿富汗逼迫塔利班势力放下武器，走到与阿富汗卡尔

¹⁰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y Forward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Eisenhower Hall Theatr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West Point, New York, December 1, 2009.

¹¹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Regional Stabilization Strategy”, Office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10.

¹²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President after NATO Summit at Lisbon, Portugal,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20, 2010.

¹³ Eric Schmitt and Thom Shanker, “General Calls for More U.S. Troops to Avoid Afghan Failur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2009.

扎伊政府的谈判桌旁，以扭转反恐战场上的颓势。

（二）迎合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需要

“9·11”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美国经过10余年阿富汗战争、8年伊拉克战争折腾以及国际金融危机重创，软、硬实力明显受损。与此同时，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持续快速发展，形成新兴大国竞相崛起的态势。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金砖国家主动跻身“弄潮者”，对内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经济结构，采取得当应对举措；对外实行开放，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合作，融入全球生产链，取得惊人发展成就。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从2001年的17.64%增加到2011年的26.6%。面对新兴大国崛起势头，奥巴马政府为了保住美国“一超独大”的国际地位，在对外干预愿望和能力受到制约的背景下，实际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战略、军事战略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其全球战略整体上处于相对收缩阶段，其反恐战略的调整当然也不能例外。

（三）缓解国内政治与经济压力

在经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联邦政府入不敷出，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已连续5年超过1万亿美元。为此，美国甚至不得不节省国防资源，其中包括停产F-22战机，并删除2010财年国防权限法案中增购F-22战机的条款。显然，奥巴马政府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用于处理国内经济问题，并重新考虑美国在国际上所承担的角色和能力。与此同时，阿富汗战争仍在继续消耗美国大量军力、财力、物力。据统计，到2011年春，一场阿富汗战争迄今已耗费美国4000亿美元，造成美军1562人死亡。目前，美国一周要花费20亿美元，而平均每向阿富汗增派一名军事人员，每年就要多支付100万美元。¹⁴这还不包括为推进“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而向这两个国家提供的巨额经济和军事援助。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阿富汗战争感到厌倦，反战呼声持续高涨。据美国广播公司一次民意调查，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这场战争成本太高，不再值得继续进行。自奥巴马宣布要竞选连任后，如为打破僵局，继续强化阿富汗战争，显然有违民意，必将大大增加其个人政治风险。而及时制定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不仅有助于改善美国财政状况，还有利于安抚美国民心 and 军心，为奥巴马连任总统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改善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9·11”以来，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将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惩治“失败国家”的矛头直指穆斯林国家。美国尽管极力避免造成“文明冲突”的印象，但客观上还是形成了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处于对立的局面。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单边主义、对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民主改造”，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以致伊斯兰世界和广大穆斯林对美国或多或少地都抱有敌意。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追随者正是利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在广大穆斯林中煽动起强大的仇美、反美情绪和浪潮，并加以利用，

¹⁴ Rajiv Chandrasekaran, “Within Obama’s war cabinet, a looming battle over pace of Afghanistan drawdow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31, 2011; Ahmed Rashid, “How US intends to end war with Taliban”, *The Financial Times*, April 19, 2011.

伺机发展自身势力和影响力。鉴此，奥巴马政府摒弃“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厘清“圣战者”与“恐怖分子”的区别，重新将反恐目标聚焦在“基地”组织及极端主义势力上，就是要淡化意识形态因素，收缩打击面，防止反恐的扩大化，同时也是为了修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进一步笼络伊斯兰世界的温和派，并化解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状态。

（五）充分发挥“软实力”在反恐中的作用

奥巴马政府调整反恐战略后，高度重视滋生恐怖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试图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手段，以形成一种“全新且更为有效的办法”。为此，美国以军事行动和“软实力”并重，作为反恐的主要手段。国务卿克林顿公布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稳定战略》表明，美国力图通过加大对阿富汗、巴基斯坦两国长期民事援助力度，来应对其境内的极端主义威胁。根据这一战略，美国将审查对阿富汗的援助，向阿富汗增派民事专家；加强阿富汗政府治理和法治，支持阿富汗“重新融入”计划；打击阿富汗毒品贸易，重建阿富汗的农业部门，为阿富汗未来构建经济基础；加强与巴基斯坦的伙伴关系，增强巴基斯坦反叛乱能力；终止极端分子的非法资金流动，反击极端主义的舆论；动员国际支持，以构建一个“尽可能最广泛的”联盟，协助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开展的行动，帮助两国实现稳定和繁荣，反击极端势力的威胁。¹⁵

三、美国调整反恐战略对南亚地区产生的影响

与以往相比，经过奥巴马政府多次调整后美国的反恐战略更加务实、灵活。特别是奥巴马总统考虑到，美国要推行“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主要地区依靠和帮手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因而每次在调整这一战略前，他都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通电话，或举行视频会议，就相关调整方案交换意见。因此，奥巴马公布“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后，阿富汗政府随即表示欢迎，赞成美国在打击“基地”组织等问题上，将其放在整个地区范畴内对待。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表示，欢迎奥巴马帮助推进巴基斯坦民主进程，并在今后5年内每年向巴提供15亿美元援助；认为通过美国的帮助，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设立“重建机会区”，将为当地长期饱受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之苦的民众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目前看，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要看到，南亚是奥巴马政府推进其反恐战略的重点，这一地区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其较大冲击和影响。

首先，美国反恐重心东移，直接影响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美国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以来，增兵换将，不断强化军事行动。与此相对应，阿富汗塔利班的反弹力度亦加大，持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其控制地盘有增无减，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继续恶化。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增强了在巴阿边界部落区的打恐行动，但也遭致“基地”组织残余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等的疯狂反扑：巴基斯坦境内恐怖爆炸袭击此伏彼起，部分地区塔利班化趋势严重。由于美国和北约联军等反恐军事行动，特别是美军无人机的空袭，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民众反美情绪强烈，并进而殃及本国政府，对其与美国合作反恐的政策十分不满。更为重要的是，美

¹⁵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Regional Stabilization Strategy”, Office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10.

国强化军事行动的举措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显然，上述状况造成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局势动荡不已，从而危及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其次，2014年美国撤出战斗部队后，南亚反恐形势可能恶化。目前看，对美国而言，阿富汗战场形势并不乐观。据美国官员透露，进入2011年后，美国实际上已放弃与塔利班对话的先决条件，即在举行面对面会谈前，塔利班必须断绝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并接受阿富汗宪法，而代之以接受塔利班可在会谈结束并达成协议后满足这些条件。这表明奥巴马总统最终接受了霍尔布鲁克生前的这一设想。¹⁶据美国驻阿大使艾肯伯里称，美国已承诺提供5000万美元，用于做塔利班的工作，目标“是协助阿富汗政府实现政治和解，帮助结束在阿富汗的冲突，并获得地区大国和国际社会对和平解决的支持”。¹⁷上述情况标志着自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近10年来，美国对塔利班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一谈判进程断断续续，并不顺利。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等原因，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成为“基地”组织残余和塔利班的藏匿之地，一定程度上也是南亚乃至全球范围内重大恐怖活动的策源地。到2014年底，美国可能仍然无法完成其反恐目标，并将在没有解决南亚恐怖主义问题的背景下撤出其战斗部队。果真如此，“基地”组织、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等各种恐怖势力和极端势力将自认为打败了美国，士气必然上升，同时又缺乏对其重要制约力量。这将对南亚稳定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并导致南亚恐怖和极端势力向周边地区“外溢”。

第三，阿富汗各派加紧筹划，国内局势前景不明。面对美国及其北约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的局面，阿富汗各派正着眼于角逐未来政权。卡尔扎伊政府呼吁美国等长期提供各种大量援助，并一再向塔利班示好，呼吁其回归阿富汗大家庭。阿富汗塔利班除少数派别外，其主流坚持“外国军队必须撤出阿富汗”，并加强其政治影响和军事准备，企图等美军等撤离后东山再起。同时，原“北方联盟”各势力、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等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由此看来，不能完全排除未来阿富汗重返“军阀混战”局面乃至出现分裂的可能。当然，阿富汗局势是否维持现状、发生内战或实现“南北分治”，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国在南亚保持其战略存在的方式、程度和广度，也取决于阿富汗国内各派力量消长变化，并受到南亚地区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

最后，阿富汗周边国家围绕阿未来局势的竞争方兴未艾。近年来，随着2014年美国 and 北约从阿富汗撤军期限的临近，阿富汗周边国家加紧谋划与布局，旨在影响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发展。巴基斯坦出于战略利益，需要在阿富汗与印度进行竞争，因而积极推动阿富汗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和谈，期待日后利用影响力平衡印度在阿的势力。印度除向阿富汗提供2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外，还与阿富汗结成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帮助阿富汗培训警察、外交官，修建学校、医院、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不断扩大在阿存在，进一步挤压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伊朗、土耳其等与巴基斯坦联手，举行了阿富汗问题地区峰会，并通过《伊斯坦布尔声明》，决定通过加强地区合作，以解决阿富汗面临的诸多挑战。目前判断上述国家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究竟起何作用，尚为时过早，但它们互相之间的竞争毕竟给阿富汗未来局势走向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当前，中国西部地区正处于大开发、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阶段。由于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因素，南亚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

¹⁶ Ahmed Rashid, "How US intends to end war with Taliban", *The Financial Times*, April 19, 2011.

¹⁷ Joshua Partlow, "US pledges \$50m to help lure Afghans from Taliban", *The Financial Times*, April 6, 2011.

展产生重要影响。鉴于奥巴马政府调整美国反恐战略后，导致南亚地区增加了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似应密切跟踪相关事态的发展，继续深入研究，并推动有关部门和地区未雨绸缪，早谋万全之策。